

■家庭相册

父亲和桑茶

□翟立华 文/图

又逢秋高气爽，每年这个时候心都会飞回故乡。儿时故乡蓝的天、白的云、一圈木篱围起来三间红砖房。门口一棵古老的桑树，偌大的树冠遮起一院清凉，散碎的阳光透过树叶缝隙，斑驳一地金黄。风起时，飒飒地摇响一树情思。父亲的身影仿佛还在老桑树下，站成剪影般的一缕牵挂，这头是我，那头是他！

从小，老桑树就这样沧桑在我的记忆里。爷爷说他爷爷小时候这棵桑树就这么老，无从考究它的久远。只是每年春天满树的绿叶间，紫色透亮的桑葚便是我们一年的学费。父亲亲手矫健地采摘下成熟的桑葚放进背篓，间或塞一颗到我嘴里，甜出了一大一小两串笑声。每每看着父亲背着竹篓迎着朝阳走在通往村外的小路上，那背影金黄而神圣。我便翘首期盼父亲归来时兜里有给



我的花花绿绿的糖。这样的日子滋润了我一年又一年。

深秋霜后，父亲把发白的桑叶清洗干净收集起来风干，然后

让我和母亲一擦一擦地用线串起来。长长的一串串挂在奶奶老屋的房梁上，这便是我们家一年的茶叶了。

钟声流年

□朱秀坤

最早的计时工具是日晷、线香、沙漏，直到明清西方机械钟表传入中国，当时也是皇室及达官贵人才能用得上。总是将自鸣钟、花瓶、玻璃镜搁在最显眼的台案上，谐音为“终生平静”，寄寓一份美好的祝愿。

我小的时候，家里既没有钟也没有表，通常是大人看看天色不早了，便说该做饭了，太阳升上来，就说该上工了。好在那时家家都有有线广播，我常常是听到转播中央台的“新闻和报纸摘要”节目时，才慢慢腾腾地上学去，正好是上午7点。更多的时候，母亲喜欢看院里盛开的牵牛花，便会提醒我：“该上学了，花儿都开了。”牵牛花是守时的花儿，每至7时，必然开放——多数时候，我们用的其实是植物钟。

那时我是个爱睡懒觉的学生，常常迟到，好在我学习成绩好，老师喜欢我，倒也不难为我。有一回我又迟到了，第一节早读课快结束时，我才匆匆地赶到教室，正好让老师抓个正着，气得老师脸都青了，让我立即回家带家长，说第二天就要期中考试了，这样懒惰将来怎么得了？待我把心惊胆战的母亲带到老师宿舍，说了多少好话，老师才慢慢地消了气，说：“孩子贪睡，你们当家长的要有个时间观念才对呀。家里没有钟吗？”

后来，母亲说过多少次，要

买一只小闹钟，可到底没有买，家里实在是没有那份闲钱。但从那以后，我再没有迟到。

那时一些时髦青年已经开始戴手表了。总是故意地撸一撸衣袖，又看一看太阳：“哦，5点半了，晚上有电影，早点去啊。”说话神态得意极了。那闪闪发光的表盘，大得有些夸张，非常醒目。后来戴手表，好像成了女青年找对象的必备条件。于是，就连我们镇上一个不识字的男青年也戴上了手表，上衣口袋里还插上了钢笔。马上就有人编了顺口溜唱了出来：翠杨镇有个现世宝，也爱时髦戴手表，却不识一分和一秒……让全镇的人笑谈了许久。

大哥结婚时，嫂子的陪嫁中有一台上海产的“三五”牌座钟，钟声清脆，每到整点就准时报时，带着金属特有的颤音，洪亮而有节奏，每隔半个月上一次弦，钟声滴滴嗒嗒地伴着我们每一时每一刻，那是嫂子最满意的嫁妆。四十年了，如今侄子家的孩子都上小学了，那台“三五”牌座钟还在家里用着，一直没坏，真是个奇迹。

四十年的光阴啊，一分一秒一天一年如水流过，钟声依然清脆、报时依然洪亮，它该见证过多少家庭的温馨与快乐，见证过多少时代的发展与变迁，钟若能言，该当为身边的日新月异与沧桑巨变而感慨万千吧？

到我当兵时已经是上世纪80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
欢迎您踊跃投稿

投稿邮箱: ldwbgh@126.com

年代末了，姐姐带我去商场，给我买了一只上海牌手表。之后我一直戴在手上，直到军校毕业分配到部队，拿了第一笔工资，我才换了只表，而原先的上海牌手表则送给了父亲。

再后来，经济搞活了，改革的步伐又向前迈了一大步，就有了传呼机，有了“大哥大”，拿在手里，有半块砖那么大，当街一站：“喂，王总，订单的事怎么样啊？”那气势能震住一街的行人，很快，“大哥大”的个头越来越小，当它小到能握在手心里时，就叫手机了。小巧玲珑，精致漂亮，功能更是通话、报时、拍照、音乐、游戏、电子书等等无所不包，戴手表的人少了许多。

认真想想，这计时器的变迁，从笨重的座钟，到实用方便的手表，到如今小巧精致的手机，却也可以折射出伟大祖国的辉煌成就啊。

走进国学大师的文学世界

——读钱穆《中国文学史》

□刘昌宇

国学大师钱穆，不仅学问渊博，而且一生著述丰厚，但颇令人遗憾的是，却没留下一本有关中国文学史的专著。好在他的学生叶龙将钱穆生前讲述文学史的笔记，一直珍藏至今，并整理出闪烁着钱穆智慧光华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力作。

同为江浙人的叶龙，熟悉钱穆的无锡国语，又学过速记，加之在听钱穆课时，所做笔记极为认真详实，总是力求不遗漏一个字。这为校对和整理钱穆的讲义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1949年，钱穆流落香港，与唐君毅、张丕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，目的是要“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”。“在新亚书院，钱先生开过两次《中国文学史》课程，从中国文学的起源，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，自成一套完成的体系。”但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，讲稿并未能整理成书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叶龙保存了当时所记的笔记，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，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。全书31章，从诗经一直讲到明清章回小说，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。

和其他文学史更注重严谨不同，钱穆评价名家往往是个性十足，有着他独到的见解。比如，他评价孔子，既精准到位，又幽默风趣，赞誉他为“一间百货公司，货真而价实”。他点评历代文人，也往往把文人墨客的个性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，比如，他评述陶渊明性格如虎，其诗更为可爱。王维是居士，杜甫是读书人，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、武侠的江湖术士，属于下层社会。不仅如此，钱穆还把“知人论世”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，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。

对唐代韩愈的赞誉，钱穆的见解同样令人耳目一新。他说：

“退之之文变化无穷。”他认为，韩愈所创的“赠序”散文，显然是以诗为文，其文章可称为散文诗，是纯文学的，文中的情味，非议论，亦非奏议、碑志，是无韵的散文诗，是韩愈独创的诗体散文，是抒情文。钱穆由此分析说，散文在中国纯文学中地位崇高，其功当首推韩愈。

钱穆对于《红楼梦》的评价，则大胆而新奇，显示出他独特的治学思考。首先，他充分肯定了曹雪芹在行文落笔时“描写十分细腻”，但对他苦心孤诣状态下创作出来的《红楼梦》，却表示了质疑。钱穆认为《红楼梦》“仅描写当时满洲人家庭之腐败堕落，有感慨，无寄托。”据此，钱穆亮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，他认为，《红楼梦》“是闭门写作的”“是规规矩矩的”“事情少，是文胜于事”，并认为其成就不如《水浒传》。

谈及鲁迅，钱穆的看法，更令人称奇。他说：“鲁迅骂人的文章，对青年人的影响很大……其《呐喊》集中的小说写得很好，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，可说只有鲁迅一人。”即便是对《呐喊》的赞许，钱穆的着眼点也与众不同，他认为鲁迅最好的文章是他的小品。“像他的《呐喊》之类，和西方小说不同，还是中国小品文传统。”

《中国文学史》烙上了钱穆鲜明的人文个性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：“在我看来，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，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。”他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，而更喜欢钱穆这样“自作主张”的文学史。在学界看来，该书并不是理想的“文学史”，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，但好处恰恰在于它活泼、亲切，可以作为导读、助读，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

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

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书海掠影

